

德

列傳卷第一百七

宋史三百四十八

開儀司正桂國錄軍國重事書左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傅祺

沈疇 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叅軍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

三十五十八个  
朝廷欲用君蓋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  
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  
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  
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第  
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  
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楫記室叅軍進侍講翊善中  
人泣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  
叢俾之五年不遷鄒浩沮罪貶楫以驢行免官徽宗  
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一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  
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

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  
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  
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  
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  
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  
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  
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  
匹

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  
為尚書議禮局編脩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疇至臺欲

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甌上十事言花石  
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  
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  
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  
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  
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  
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  
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  
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  
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

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  
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  
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  
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  
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  
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  
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  
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  
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  
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

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疇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

巧言而即詭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脩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疇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擢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

使者怒欲并劾勦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遠宿  
 留不進勦謂副使趙高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  
 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  
 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  
 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勦惡亶為  
 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人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  
 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勦躬督防卒護築之  
 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  
 叅軍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滿歲以為左右史未  
 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脩

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  
 謂勦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  
 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勦頓首  
 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勦不肯與京  
 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為喻遷給事中翰林  
 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  
 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勦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  
 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  
 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

宋史三百四十八

宋史列傳卷第二

四

呈陰刊

四百令十個  
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  
典帝然之命勸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  
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  
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勸勸曰聖意得非  
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  
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  
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  
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勸與何執中偕事  
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勸不少  
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

曰勸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  
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勸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  
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  
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大觀二年知  
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  
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  
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  
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  
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勸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  
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勸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





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  
明名觸其諱遂以傲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委罪  
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  
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  
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  
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賕謝而稅均於一路  
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  
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  
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  
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

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  
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  
書張子卮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  
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爲  
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  
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  
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  
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請降  
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徒葆光

符寶郎省吏贖錢入寶錄宮作千道齊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權祕書丞孫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讒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追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為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為之宜享其祿賜賞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名

孫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孫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員製造局至二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孫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

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專不肯  
上承德意太宰鄭君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  
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  
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  
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  
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  
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  
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  
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君

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恐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  
作神霄宮書宮溫州郭敦實泗州葉黥皆坐是得罪  
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弁秀州蔡富岳州傅惟蕭祁門  
令葛長鄉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決  
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交議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  
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  
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  
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  
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綠檻害人可無

四百六十八  
殺乎今但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  
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  
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  
人當死公弼以為疑駁而鞫之乃甲摔丙髮指脫癢  
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  
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者容所  
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  
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  
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弼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  
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

章知廣德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  
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  
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  
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願事  
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  
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  
定敕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未  
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  
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  
為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

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  
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  
旨安得勿論請自今由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奏  
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  
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  
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寢異京忘焉徙太常少卿遷起  
居即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  
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  
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  
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練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

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  
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  
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削一  
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  
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  
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  
培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  
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矣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官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  
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

四百八十八  
轉運司任塗為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  
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  
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  
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  
學術人以其非一意於王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  
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徃  
役斲民根本因之飢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  
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  
相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  
士知揚州群不逞為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

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荻蘆中白晝出剽  
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  
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  
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  
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為公  
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穎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  
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  
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

憲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  
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  
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為  
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擿其知  
貢舉事帝以為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  
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  
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為御  
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  
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

卿即以為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  
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為腹  
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  
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私據置  
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  
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  
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  
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  
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  
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防禁陛下須

四百五十一  
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

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皆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未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



四石令五人  
多傳者第一  
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  
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柳州判官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  
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  
可御史及陸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為監察御  
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  
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  
姦誤國公私因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  
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  
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

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  
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為黃石之  
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  
以為比他如鄧洵仁蔡薏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畿  
盛章李護任熙明之流皆條撫其過一不為回隱右  
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  
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談命進用  
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母語命術母習釋教先是  
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  
彥昇言吏徂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為

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厥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  
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  
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  
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為顧避封駁  
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  
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燄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迺  
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  
弼注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疇服不阿  
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勸官印舊學人望攸

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  
以嗤於郭亡也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  
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  
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  
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  
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略公  
事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傳合擊  
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

理章榮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  
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  
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脩撰知熙  
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  
無功而還傳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從  
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亂囉和市  
工旣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程朝論以所奏乖異  
將罷傳曾布為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  
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  
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

武為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為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  
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  
先擊之以趨青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  
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  
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  
適遇雨失道為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遠逗撓黜知  
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  
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  
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  
進士起家為廣州錄事參軍揚元寇暴山谷間捕繫  
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為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  
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  
知新會縣廣守章案重其材案帥涇原辟入府崇寧  
初為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  
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羗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築石  
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窘  
粟其間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  
塢亟發鉄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

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  
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  
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  
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  
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  
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  
我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  
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眴  
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

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  
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  
秦二州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  
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即督捕之節  
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  
道兵勿移戍降為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  
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  
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  
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為

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  
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  
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  
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  
不報渠陽既棄蠻復大入鈔略覆官軍荆土為大擾  
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  
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  
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  
長安堰至益宮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菑

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  
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為患加集賢校理入為吏  
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為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  
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棄夏人犯邊遣將  
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  
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  
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為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  
以論樞密承旨張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  
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

三州歷使諸路入為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  
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  
海州拜祕書少監再為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  
京開邊祖道欲乘時邀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  
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  
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  
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  
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  
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  
領置二砦為立學又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

今願為王民待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  
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知地  
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從皆  
內附請於黎毋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  
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  
州莫公佷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  
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權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  
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十二  
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

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  
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  
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  
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  
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  
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成  
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  
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一輿圖之半祖  
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  
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

三百九十四  
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通程鄰皆以拓地受  
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  
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  
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  
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  
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  
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為兵  
部尚書授莊集賢殿脩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  
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

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  
舟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  
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  
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  
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  
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  
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  
棄渠陽軍渠陽旣城迺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  
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  
土立里堠悉之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為已功因誘



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蠻酋揚惟聰請  
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  
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  
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溪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  
城果為蠻所拚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  
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  
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  
張皇其事自音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  
責舒州團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  
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涇毫襄州鎮

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  
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通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  
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通相置以建立純州  
縣若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  
為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若  
高公老道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  
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  
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  
燈襲破若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通行部昌

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  
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  
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僨怒合漏等復攻樂共  
城適并効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  
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  
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為瀘南招討使適與別將  
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峩州近而固適  
遣王育先破之村固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谷食士  
卒既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圍其山  
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為

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院阱仆巨枿布渠谷夾以守障  
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能進間從巡檢  
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  
守備適歆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  
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  
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孫適遣  
士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孫數十  
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孫背暮夜復遣士丁負  
繩梯登崖巔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孫蟻附而上  
比鷄鳴友直祐恭與其眾悉登擁刀斧穿箐入及賊

柵出火然炬孫執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窺其上火  
輒發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  
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  
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  
走至輪多圍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  
千里適為建城若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  
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更為安撫  
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姪加適龍圖閣  
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  
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

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  
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  
書郎涿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眾為賊攻敗城邑  
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為  
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  
許之適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適適曰帥臣  
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恩獻納侍從之職適  
今以待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  
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  
東詔以問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泊適徙熙州黼等

卒納才又慮通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為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悴已功不亦慎乎諸蠻

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敵闖吾園京迺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微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卷第一百七

一百二十九个  
宋史三百四十九  
呈

列傳卷第一百八

宋史三百四十九

開儀司上柱國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選事都總裁

勅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兵護軍湏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邊至栢谷敵

宋史三百四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

梁

楷

寫

字三十四十年  
李京  
斬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  
寧遠諸柵以拒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  
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  
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  
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蘭千  
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  
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  
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  
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

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  
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  
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  
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安武  
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  
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  
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  
義田拙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  
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  
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閥閱從微至貴皆以

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都知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懷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誓衆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旣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

秦鳳路金轄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以女冠帔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采伐羌酋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又皆成勁兵一夕烽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卧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爲能連擢捧日天

武四廟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犀  
郿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  
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  
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  
泄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  
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  
啓鑰如平時逵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治  
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  
廊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  
不能守逵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

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  
察留後逵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  
戶今乃千二百戶耳逵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  
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  
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用冒何啻  
大半諤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為功不可不察也元豐  
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  
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數  
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



鄉縣酒稅有舊欲授以化永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輶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獍彭仕羊我叛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紅帥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

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謚曰

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没于定州錄爲右班

孫昌刊

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葷策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

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柰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

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此欲攻城以幙府後未敢  
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  
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  
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  
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  
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  
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  
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  
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

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馬自義合至德靖  
砦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  
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  
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吡埋  
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  
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  
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  
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  
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  
山閒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

字三百九十一  
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前副  
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  
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  
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  
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  
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汧澤  
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  
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

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  
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  
貝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絳堞而登守者莫能充大  
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  
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  
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  
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  
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踊躍觀者壯之早朝暴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走遣達接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爲行營

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勵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接偏校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議聞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 宋 昌

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閣  
 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  
 使哲宗立遷為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  
 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耳帝善  
 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  
 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棄之遂  
 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

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  
 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  
 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  
 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  
 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  
 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  
 誓無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  
 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  
 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鬼章所圍兕曰解圍  
 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

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  
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  
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  
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  
忠州防禦使兇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  
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  
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兇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  
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  
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朴再轉東上閣門使

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  
勝於磨磧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  
爲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脩  
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  
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  
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  
討堪哥平經畧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  
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  
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

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願加敕使  
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  
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王瞻取青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柰何復生此  
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  
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請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  
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  
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鸞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  
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

試延和殿安南盧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  
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  
中渭帥章淦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  
與之鏖鬪流矢注肩戰深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  
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士氣  
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  
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  
第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  
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  
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



四夕今八個  
瞻言蘭溪宗有遺寇宜席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  
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  
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  
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鄴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  
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  
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  
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趙懷  
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  
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為責  
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

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  
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為中  
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  
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  
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金城  
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  
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

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告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之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

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濟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具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眾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

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漢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

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閣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儲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還塏謀盜西關鎖舜卿容易舊鑄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斷去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

丹游騎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動乃妾也契丹繫  
 州民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  
 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思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  
 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  
 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  
 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  
 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  
 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

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  
 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  
 邊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  
 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  
 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鈴轄累遷文州刺史康  
 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  
 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  
 陳譚諫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用文法遣  
 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為

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  
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  
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  
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  
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宣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  
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  
糧而倩人負者罰乂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  
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涖職十年  
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

子球以陰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勞馬四解群牧使用其

議馬商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  
還貢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  
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乂憂患是同大國安則  
爲之契丹不能奪績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  
爲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  
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  
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兒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  
二姚兒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  
其才否可見已

二百八  
列傳卷第一百八  
十一  
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八



卷之四